

內門南海紫竹寺新興庄集聲社歷史與活動考察

撰文／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教授 李宗定

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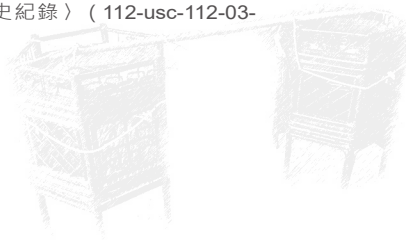
南管樂發源於古代泉州，保存隋唐以來的音樂形式，因風格高雅，素有千載清音之譽。南管傳入臺灣後，各地皆有館閣，尤其是廟宇與南管關係密切，一般認為神明喜愛南管音樂，因此祭祀儀式多使用之。隨著工商社會發展，政治經濟的變化，許多館閣散館，淹沒在歷史洪流中。然而在南臺灣的高雄內門山區，有個南管館閣——新興庄集聲社，成立於日治時期，原屬於內門紫竹寺，其後遷至內門南海紫竹寺，延續至今已逾百年。相較於其他廟宇館閣，為何在偏遠山城中的集聲社能夠傳續不絕？其成立的時間與運作情形為何？本文經由文獻考察與田調訪談，推估集聲社成立約為大正9年（1920），並指出其傳承與延續之因，在於社團宗旨專一，演出為觀音佛祖遶境，以及每月初一、十五的祀神儀式。其次社團成員皆為在地人，有些館員有親戚關係，形成穩定持續的傳承。另外，廟方給予固定經費支持，維持社團運作。最後，館員對於參與祀神儀式，視為一種使命，感謝觀音佛祖庇佑，故而堅持傳統演出形式。這些堅持看似保守，反而是集聲社能夠不受外在環境影響，傳承至今的重要原因。近年面臨少子化與高齡化的問題，社團也積極培育下一代，努力延續傳統。

關鍵詞：內門南海紫竹寺、新興庄集聲社、南管、館閣、觀音佛祖

本文為執行實踐大學產學合作計畫案〈高雄市内門南海紫竹寺新興庄集聲社南管社團歷史紀錄〉（112-usc-112-03-051006-1）部分成果，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意見，俾使論文更趨完善。

投稿日期：2024年2月5日

接受日期：2024年4月16日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istory and Activities of Xingxingzhuang Jishengshe in Neimen Nanhai Zizhu Temple

Tsung-Ting Le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Shih Chien University

Abstract

Nanguan (南管) Music originated in ancient Quanzhou (泉州) and preserves the music form since the Sui (隋) and Tang (唐) Dynasties. After Nanguan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ensembles were established in various places among which temples were the most common.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gods like Nanguan Music, so it is often used in sacrificial ceremonies. In the Neimen (內門) Mountain area of Kaohsiung in southern Taiwan, Xingxingzhuang (新興庄) Jishengshe (集聲社) has been over a hundred years. It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originally belonged to Zizhu Temple (紫竹寺) in Neimen. It was later moved to Nanhai Zizhu Temple (南海紫竹寺). Why can Jishengshe in a remote mountain town continue to exist? When was it established and how does it operat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terviews, this paper estimates that Jishengshe was founded around Taisho 9 (1920).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reason for its inheritance and continuation lies in its single-minded purpose. The performance includes the Guanyin Buddha (觀音佛祖) Pilgrimage and the worship ceremony held on the first and fifteenth day of each month. Secondly, the members of the ensemble are all locals and some librarians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which helps to form a stable and sustainable inheritance. In addition, the temple provides fixed financial support to maintain the operation of the ensemble. Finally, the librarians regard participating in the god worship ceremony as a mission and are grateful to Guanyin Buddha for his blessing, so they insist on the traditional performance form. This persistence may seem conservative, but they are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Jishengshe can be passed down to this day without being affected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ensemble also actively cultivates the next generation to continue the tradition and cope with the problems of low birthrate and aging population in recent years.

Keywords: Neimen Nanhai Zizhu Temple, Xingxingzhuang Jishengshe, Nanguan Music, Ensemble, Guanyin Buddha

- 壹、研究源起與背景
- 貳、新興庄集聲社成立溯源
- 參、新興庄集聲社發展過程
- 肆、新興庄集聲社的祭儀
- 伍、新興庄集聲社的現況與問題
- 陸、結語

壹、研究源起與背景

內門南海紫竹寺落成至今四十八年，本寺源於內門地區的觀音佛祖信仰，與另一間內門紫竹寺有所關聯，該寺建廟至今已近三百年。¹之所以分成內門紫竹寺（舊廟）與內門南海紫竹寺（新廟），雖有地區爭執的原因，但兩寺關係密切，卻是不爭的事實。南海紫竹寺有個特殊的陣頭，是「新興庄集聲社」南管社團，如同其他廟宇館閣，以祀神儀式的演奏為主要任務。這個南管社團在新廟建成後，從舊廟遷移至新廟，持續運作至今。據地方耆老所述，集聲社創立於日治時期，官方網頁也如此呈現，²但是確切時間不明。「羅漢門迎佛祖」是文化部登錄的重要民俗活動，新興庄集聲社在佛祖遶境活動中是個相當重要的陣頭，其成立與活動理應受到關注，然而該社並未留下文字紀錄，也幾乎沒有過往歷史傳承的文獻資料，僅有一些樂器，儀仗器物，還有幾位年長館員。就因為缺乏紀錄，該社曾於民國 107 年（2018）向高雄市文化局申請無形文化資產的認證，未獲通過。如今該社雖持續活動，但是面臨館員年老以及少子化的衝擊，當老一輩的館員逐漸凋零，進行記錄與研究，實為刻不容緩之事。

一、研究動機與主題

南管是流傳於閩南地區的傳統音樂，與漢代流傳的「相和歌」、魏晉以後的「清商樂」

1 內門有兩間紫竹寺，其一為內門紫竹寺，位於觀音里中正路，始建於 1732 年，隔年完工，距今近三百年。其二為南海紫竹寺，位於內豐里內埔 82 號，始建於 1968 年，於 1976 年 12 月完工落成，同時舉行首次建醮大典。內門當地一般稱內門紫竹寺為「舊廟」，內門南海紫竹寺為「新廟」，兩廟的建成時間與淵源，詳下文。

2 根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頁，將「內埔新興社」歸於「文武陣頭」，並介紹為：「創設於日治時期，屬於南管郎君樂。」（文化部，〈羅漢門迎佛祖〉，國家文化資產網。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24 日。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folklore/20140926000001>。）關於「集聲社」的名稱與成立時間考證，詳下文。

皆有淵源，在唐代一度是宮廷音樂。唐代安史亂後，許多士人南遷，至宋代政權南移，許多移民將中原文化帶入江南，而福建泉州因交通貿易之故，宋元時為「東方第一大港」，經濟繁榮，人文薈萃，各種文化活動非常興盛。南管音樂一方面上承古制，保留傳統的音樂形式，一方面也與宋代流行的詞調音樂結合，發展出傳承又創新的南管音樂。由於南管音樂的藝術性，向以高雅細緻著稱，早期只有仕紳階級可以學習南管，是個靜雅內斂的藝術。

南管音樂於清代隨移民傳入臺灣之後，是一項重要的休閒活動，是鄉愁，也是文化傳承。南管音樂與生活關係密切，不僅是娛樂，也是婚喪慶典的重要音樂。清朝時期，臺灣各地都有南管館閣，有同鄉會或社區自行組成，也有大戶人家的私人社團，也有許多廟宇支持的南管社團，大部分南管社團都會參與各個慶典的演出。日治時期雖有壓抑臺灣本土藝文活動的政策，但是南管的雅樂性質，受到一定尊重，得以延續。高雄內門地區遠離市鎮，地處偏遠，經濟與文化活動相對不如其他市鎮，然而該區以紫竹寺的觀音佛祖為信仰中心，民眾信仰虔誠，日治時期已有遶境活動。由於當時內門地區的各地村落皆有所屬陣頭，陣頭的成立、練習與活動，皆與廟宇的慶典關係密切，尤其是遶境，是年度盛世。

「新興庄集聲社」於日治時期成立，而且是典型的廟宇館閣，以宗教為本質的南管社團。

內門地區因為地理條件限制，人力與經濟資源都有所匱乏，但是相較於高雄的其他南管社團，為什麼集聲社能維持運作，傳承至今？以光復後編纂的《高雄縣志稿·藝文志》調查為例，登錄高雄縣南管社團，有六團是南管樂，三團是太平歌，共九團。³這六團南管樂團分別為「鳳儀閣」（鳳山鎮）、「鳳聲社」（湖內鄉）、「彌陀鄉彌陀村南管樂社」（彌陀鄉）、「引鳳社」（大樹鄉）、「吟鳳閣」（大樹鄉）、「鳳吟聲社」（旗山鎮），成立年代最早為旗山鎮的「鳳吟聲社」，記錄為民國 16 年，日治的昭和 2 年（1927）。在這個並非全面性普查的名單中，這六個社團在民國 40 年（1951）的縣志調查中，都是持續活動，並且有一定名聲，才會列入。然而參照蘇靜蘭於民國 92 至 97 年（2003-2008）的田野調查，這六個社團均已凋零沒落，全部廢社。⁴約與「鳳吟聲社」同時期成立的「內門新興庄集聲社」，如今尚且運作，並維持祭祀活動。「鳳吟聲社」屬於旗山天后宮，今日天后宮的左耳房原為「鳳吟聲社」的「曲館」，只可惜曲終人散。天后宮創建至今已逾二百多年，是旗山地區的信仰中心，然而旗山的經濟規模

3 高雄縣文獻委員會編，《高雄縣志稿·藝文志》（高雄：高雄縣文獻委員會，1960），頁 4-5。

4 蘇靜蘭，〈廟宇、外來移民與南管館閣音樂活動之關係——以高雄地區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10。

遠勝於內門，為何同為廟宇館閣，如今卻有存廢之別？其他六個社團中的「引鳳社」，屬於大樹保安宮，亦是廟宇館閣，但仍後繼無人而沒落。因此如何看待「內門新興庄集聲社」的持續力，是什麼原因使其延續百年？相較於其他廟宇館閣，若僅以信仰的力量解釋，似乎難以完整精確地回答，是以本研究欲探討的核心問題，便是「內門新興庄集聲社」為何從日治時期創社至今，超過百年，還能持續活動？透過文獻查證與實地訪談，試著追查並提出這個問題的答案。

雖然內門在地的耆老都認為集聲社已有百年歷史，但是仍必須有證據支持，是以本文的另一個目的，就是建立集聲社的歷史。若能溯源集聲社創立，以及其後的發展過程，或許能從歷史演變的角度，提供一個對本文核心問題的解答。此外，相較於其他廟宇，紫竹寺有舊廟與新廟的分別，而且集聲社是從舊廟遷至新廟，這樣的發展背景，對於該社的延續是否有所影響？對於一個地方性社團的存續，基本上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個人，一個是錢。社團活動要有人參與，團員應於練習與演奏時出席，由於南管演奏的基本人數得有五個人，分為拍（演唱者）、洞簫、琵琶、二絃與三絃，稱為上四管，如果人員夠多，還有打擊樂器的下四管，再加嘍仔（嗩吶）為「十音」。各樂器的演奏者必須相互配合，除了個人技巧，還得有團體默契，因此平時排定固定集社練習的時間。參與演奏的館員，要能持續地出席，若館員有老病或工作等各種原因離社，就得有新血加入。然而，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集聲社的館員能持續參與，並且有世代交替？畢竟人口老化與少子化的問題，全臺各地都得面對，更遑論內門地區還有大量人口外移的問題。另外，一個社團的運作，必須有經費挹注，舉凡樂器、服裝與各種物品，還有聘請館先生授課，都是開銷。因此社團的運作必須有穩定的收入，至少要能維持運作，這也是本文欲深入探討之處。由於筆者服務之學校地緣關係，與內門兩間紫竹寺皆有產學合作，就職系所也有南管學生社團，因緣際會與集聲社有所交流，故受託整理歷史紀錄。

二、研究方法

集聲社雖然有百年歷史，但是早期集社並沒有固定場所，直到新廟落成，才有自己的曲館，是以留存的文物，多半是較近期的服裝和用品。儘管如此，目前館閣雖保有幾樣具歷史價值的樂器、曲譜和儀仗性文物，只可惜幾乎沒有任何文字和影音紀錄，過去的歷史軌跡，似乎只有在幾位已經 8、90 歲的館員中，口耳相傳。受限於社團能提供的資料不



多，為了解答該社團為何能在偏鄉的內門承傳，本論文採取文獻考察以及實地訪談兩種方式。首先，建立集聲社的傳承歷史，各個時期的館東與館先生，從創立至今的過程，有何重大事件。其次，針對社團的組織運作進行考查，關於館員的組成，練習的方式，以及財務等相關事務，一一釐清。復次，整理集聲社的文物，包括服裝、樂器、曲譜，還有祀神儀式的用品。再次，訪談耆老與館員，進行口述歷史記錄。最後，記錄祀神儀式的過程，畢竟社團的成立就是因為宗教信仰所需。通過以上所述的考察，逐步建立集聲社的歷史傳承，並試著從中發現其傳承至今的原因。以下簡述本論文的研究方法。

（一）文獻考察

為了查考集聲社成立的時間，發展歷程，以及參與祭祀遶境活動，還有演出的方式在臺灣南管音樂中具有什麼樣的特色，得從各種歷史文獻查考是否有相關紀錄。搜查的文獻主要以政府的調查資料，各地方史志，還有報章雜誌等文獻為對象。從清朝至當代的許多文獻資料，目前多已數位化，便於檢索。以下列舉本研究主要使用的資料庫。

清朝時期的文獻資料，檢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建製的「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該資料庫收錄《臺灣文獻叢刊》所有圖書文獻及提要之全文，還有蔣毓英的《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收錄關於臺灣的圖書文獻，主要為清代刊行的各種圖書叢刊，還有各種臺灣方志。經檢索相關字詞，再進一步核對紙本原書。日治時期與光復初期的文獻資料，查詢「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該資料庫收錄各個政府單位的公文書與統計資料，可從政府的文獻檔案中，查找是否有關於研究主題的紀錄。除了政府文書，還檢索報紙，主要使用的資料庫為漢珍知識建置的「《臺日新》與《漢日新》整合平臺」。日治時期最重要的報紙是《臺灣日日新報》，以及自明治 38 年（1905）獨立發行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從報紙刊登的新聞，得知與本研究相關的資訊。至於光復後的新聞，檢索漢珍數位圖書建置的「台灣新聞智慧網」。該資料庫收錄臺灣許多重要報紙，最早為民國 40 年（1951）開始的《聯合報》，共有 14 種報紙。

除了從資料庫檢索文獻資料，還搜查近年的博碩士論文，以及學術期刊，從這些研究中，查證比對各種資料，藉以得到相對可靠的資訊。再進一步從這些學術研究，了解對本研究主題的視角與論證，進而提出本文的看法與結論。

（二）田調與訪談

由於集聲社成立至今，幾乎沒有保留任何的文獻資料，甚至連早期照片亦付之闕

如，是以實地進行田野調查，以訪談館員為主要方法。目前集聲社常態性參與活動的館員約有六位，僅能勉強維持上四管的基本編制，而且館員全部超過 50 歲，甚至 80 歲。另有幾位因為高齡或健康因素，未能繼續參與社團活動的早期館員，仍居住於內門，亦進行訪談，完成口述歷史。訪談自民國 112 年 2 月起至 113 年 6 月（2023.02-2024.06），除每位集聲社的館員，還拜訪當地耆老，訪談內容另成文稿。此外，筆者參與民國 112 年（2023）的遶境，並協助整理該社團保存的一些早期文物，如茶擔、涼傘與樂器，這些文物可以佐證集聲社的歷史，也能追溯早期南管館閣活動的樣貌。在整理文物的過程中，還發現早期帳冊，保存在已故館東的家中，亦是考證集聲社歷史的直接證據。

南管被認定是臺灣本土的無形文化資產，然而在臺灣偏遠山區的鄉下地方，有一個具有百年歷史的南管社團，藏身於在地方的廟宇之中，南管音樂在代代相傳中，延續至今。在這些耆老身上，有著在地南管的歷史與藝術文化，值得詳細考察並流傳於世。

貳、新興庄集聲社成立溯源

KAOSIUNG MUSEUM OF HISTORY

內門有兩間紫竹寺，其一為內門紫竹寺，始建於雍正 10 年（1732），隔年完工，距今近三百年。⁵其二為南海紫竹寺，始建於民國 57 年（1968），於民國 65 年（1976）

5 據「內門紫竹寺」網頁所述之歷史沿革，本寺創建之因，始於 1696 年郭文良自福建德化渡海入臺開墾，落腳於內門觀亭，並奉迎三尊觀音菩薩神像來臺。郭文良的四子郭元興奉祀三佛祖，於 1732 年降真顯靈，於今日紫竹寺所在地為香火地，郭氏獻佛像，庄民共同建寺（內門紫竹寺官方網站。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25 日。網址：https://www.nmzizhusi.org.tw/?act=menuinfo&ml_id=20181105006）。然而網頁稱廟宇竣工於 1733 年是依《臺灣縣志》所載，然而清初王禮纂修《臺灣縣志》於 1720 年完成，不可能記錄雍正時期之事，應是 1752 年纂修之《重修臺灣縣志》所載臺灣各地設有「觀音宮」，而南臺灣有「一在羅漢門，雍正十一年縣丞葉文炳建」（〔清〕王必昌總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重修臺灣縣志》，卷六，祠宇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202）。《重修臺灣縣志》記載紫竹寺是由臺灣縣縣丞葉文炳所建，應是紫竹寺建廟最早的文獻記錄。本書尚收錄知縣魯鼎梅所寫的〈紫竹寺重修序〉，開頭便云：「羅漢門舊有亭，祀觀音，境頗幽寂，而地當衝要。」（〔清〕王必昌總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重修臺灣縣志》，前引書，頁 202）。其後 1807 年的《續修臺灣縣志》，增補為「一在羅漢門，雍正十一年縣丞葉文炳建，乾隆十七年修，知縣魯鼎梅序」（〔清〕謝金鑾總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續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343）。依《重修臺灣縣志》，本文定紫竹寺建立於 1732 年。另外，據 1845 年所立之〈新建萃文書院碑記〉拓片，碑文記錄新建萃文書院，提及「卜吉在紫竹寺西買田地」（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頁 277）。故於道光年間確有「紫竹寺」立於羅漢內門。日治時期於 1899 年進行全臺社寺廟宇調查，提報記錄之紫竹寺，位於羅漢內門里觀音亭庄，創建於 1846 年（溫國良編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明治二十八年十月至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 411）。這個調查紀錄有誤，據上引〈新建萃文書院碑記〉，紫竹寺建廟應早於 1846 年。至於戰後纂修的《臺灣省通志》，記錄紫竹寺創建於康熙 23 年（李汝和主修，《臺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禮俗篇）〔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頁 432）。這個紀錄應該是將郭文良來臺墾荒，視為建廟之始。依各種文獻所見，康熙年間，郭文良渡海來臺開墾，迎奉三尊觀音聖像，其四子郭元興於雍正年間因佛相降真，故與庄民共同建廟，內門紫竹寺始建於 1732 年，落成於 1733 年。

12 月 25 日完工落成，同時舉行首次建醮大典。內門南海紫竹寺的創建，肇因於民國 56 年（1967）內門鄉公所打算遷建中埔頭，引發內埔地區居民不滿，當時內門紫竹寺也面臨重建，重建事務也有所爭議。隔年（1968）2 月 9 日內門紫竹寺三佛祖突然降駕，引領神轎前往石坑村龍山寺，行至大埤墘停下，經過信眾擲筊請示，佛祖指示在此地建廟。於是在佛祖指示下於內埔地區建廟，當時農會總幹事胡文賢主持動土典禮，歷經九年，內門南海紫竹寺完工，其後陸續建立牌樓，增建香客大樓與公園。

民間信眾認為南海紫竹寺是內門紫竹寺分香，⁶兩廟原本相互競爭，各自舉行迎佛祖的遶巡儀式，直至民國 99 年（2010）舉行「內門觀音佛祖文化季」系列活動時，在當時高雄縣長楊秋興與高雄市長陳菊協助之下，兩寺首度會香，並合爐結綵。於此契機之下，商議合作，輪流舉辦「羅漢門迎佛祖」遶境活動。由於遶境活動本有辦三年、歇三年的習俗，故其中一寺連辦三年，再交由另一寺連辦三年，等於年年都有遶境活動。民國 101 年（2012）由內門紫竹寺首次舉辦，民國 104 年（2015）再由南海紫竹寺承辦。兩寺也共同提出申請，於民國 102 年（2013）通過審議公告，登錄為高雄市「直轄市登錄民俗及有關文物」，復於隔年經文化部審議通過並公告指定為國家「重要民俗及有關文物」，民國 106 年（2017）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變更為「重要民俗」。⁷由於民國 109 年（2020）起爆發新冠肺炎疫情，遶境活動隨之停辦，民國 110、111 年（2021、2022）輪到南海紫竹寺，仍因疫情停辦，直到民國 112 年（2023）才由南海紫竹寺復辦。

南海紫竹寺建廟落成至今已四十八年，看似與內門紫竹寺的年代有所落差，然而兩寺有所淵源，不止是祭祀的觀音佛祖同源，許多陣頭與社團也有關係。在各種社團中，尤以新興庄集聲社最為重要，該社團為南管音樂社團，是祭祀儀式的重要一環，在內門紫竹寺成立，隨南海紫竹寺建廟遷移，其歷史較南海紫竹寺更長。根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的調查報告，將「內埔新興社」歸於「文武陣頭」，並介紹如下：

創設於日治時期，屬於南管郎君樂，館設於內門南海紫竹寺左側二樓廂房。

成員都穿著黑白色系長袍馬褂。每逢農曆初一、十五晚間必於內門南海紫竹寺

6 本文為區分兩廟，清朝建立者稱為「內門紫竹寺」，1976 年落成者稱「南海紫竹寺」。當地居民以「舊廟」、「新廟」區別，或以地勢分別兩者，稱舊廟為「下埔廟」，新廟為「頂埔廟」。

7 依文資局傳字第 10330086241 號，2014 年 9 月 26 日文，指定登錄為「重要民俗與有關文化」。後因法規修正，再於 2017 年 11 月 21 日，依文資局傳字第 10630129831 號，重新登錄修正公告為「重要民俗」。公告公文見於文化部「國家文化資產網」之「羅漢門迎佛祖」網頁（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24 日。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folklore/20140926000001>），此一重要民俗的保存者為內門紫竹寺與內門南海紫竹寺。

殿前奏唱〈南海讚〉祀神；遶境時，會先由長寮埔青鑼鼓陣擔綱於廟內「發彩」，隨後由三崁店清心社「扮仙祝壽」，然後再由鴨母寮太平歌陣演奏祈求「太平盛世」，最後由新興社南管「開天門」、「賜軍」，之後，引領佛祖神轎走青刀巷，回駕時亦同。⁸

這段說明「內埔新興社」的成立為日治時期，就本社團使用的名稱，應為「內門新興庄集聲社」。「內門」之名，於日治時期初期稱「羅漢內門里」，此區下轄「觀音亭庄」與「內埔庄」，大正9年（1920）日本政府改革行政區域，重劃行政區並更動地名，內門地區為「內門庄」，屬高雄州旗山郡。而內門庄轄域內之「觀音亭」，即內門紫竹寺所在，當地人簡稱為「觀亭」。至於「內埔」則為今日南海紫竹寺所在，⁹從地名的沿革，可知「內埔」為古地名，一直延用至今。文資局調查稱「內埔新興社」，「內埔」之名有其淵源，但是「新興社」必須辨正，該社團使用之祭祀禮器多具名為「新興庄集聲社」，「新興庄」應是內埔地區的一個聚落名稱，其名最早見於清乾隆時的碑文，¹⁰然而清代其他文獻未見「新興庄」之名，清朝中後期至日治時期的行政區地名，亦未見「新興庄」。日治時期成立的「新興庄集聲社」，創社者之所以使用「新興庄」這個早期清朝曾出現的古名，可能具有復古的意義，表示文化歷史有所傳承，並且暗含與日本統治對抗之意。也就是使用清初的古名，以示漢、日有別。畢竟以當時行政區名稱，應取名「內埔庄集聲社」，捨「內埔庄」不用，而採「新興庄」，應有其用意，並非任意為之。至於「集聲社」，則是該南管社團之名，如同各地方的南管社團，以「社」、「齋」或「樂府」為團名基礎，再以關於南樂、雅正等意象命名，「集」有會合之意，「集聲」可指南管合奏的形式，也有聚合歸一於觀音信仰的寓意。

8 文化部，〈羅漢門迎佛祖〉，國家文化資產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folklore/2014092600001>。

9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進行全臺地測繪與調查，1904年製作《臺灣堡圖》。1920年9月，臺灣總督府實施街庄制度，調整行政區名稱，以1904年之「明治版」為底稿，重新繪製《臺灣堡圖》，此新版為「大正版」。羅漢內門的地名演變，可參見臺灣省文獻會編《臺灣堡圖集》之〈羅漢內門里行政區劃地名演變對照表〉（張炳南、李汝和修、洪敏麟等編，《臺灣堡圖集》〔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9〕，頁169）。

10 依1755年「五月勒石」之石碑文，云：「仍於外門大崎腳莊之北六張犁山頂並蕃薯莊之附近淡水溪，與鳳邑之旗尾山禁地相對處所，及內門新興庄之北，與頭重埔接壤地方補立界石，永遠重禁」（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物權編·卷四：物權之特別主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1398）。碑文明定區域界線，禁止越界開墾，碑文中提及「內門新興庄」，應是當時聚落之名。然而名稱雖古，後世卻未沿用，清朝中葉至日治時期文獻，皆未見內門地區有「新興庄」之名。日治中後期成立的南管社以「新興庄」為名，可能是取名者有意復古。另據田調訪談現任館東余忠任先生，他認為「新興庄」是為了復興南管，邀請各地同道學習，或可聊備一說（館東余忠任先生口述，訪談日期：2023年8月24日）。

由於文獻資料不足，目前無法確定新興庄集聲社成立的確切年代。然而從館員的訪談，以及該社保存的文物，可證明成立於日治中後期。該社目前保存年代最早的涼傘，傘面有兩條繡帶，繡有「民國庚子年荔月吉誕」、「內門鄉新興庄集聲社」字樣，民國後的庚子年計有民國 49 年（1960）與民國 109 年（2020）。¹¹ 據現任余忠任館東回憶，本件文物在他 17 歲入館學習時已見得，當年是民國 47 年（1958），繡帶是重新更換過的，涼傘的製作應較繡帶所示年分更早。至於行政區為「內門鄉」，當在縣市合併前，故可確定繡帶所示為民國 49 年的 6 月縫製。因為這件文物是許多老館員在年輕時已見得，是以新興庄集聲社最遲應於日治晚期已經成立。另外，社團保存一個遶境出陣時使用的「茶擔」，據稱已有百年歷史，¹² 由於文物經過上漆修復，難以判定製作的確切時間，但是根據製作人的活動年代為日治中晚期，應可推估集聲社成立的時期。有鑑於內門地區許多陣頭與紫竹寺觀音佛祖遶境活動密切相關，日治時期應已有各種陣頭成立，是故本文推估「內門新興庄集聲社」的創立約為大正 9 年（1920）。



圖 1 白色喪祭涼傘

說明：繡帶書「民國庚子年荔月吉誕」、「內門鄉新興庄集聲社」。

圖片來源：張書銘攝影。



圖 2 黃色遶境涼傘

說明：繡帶書「民國丁未年端月」、「內門管絃國樂社」。

圖片來源：張書銘攝影。

11 此涼傘是目前所能見得集聲社保存的最早實體文物，該涼傘底色為白色，不同於其他以黃色為底色的涼傘於祀神遶境時使用，白色涼傘用於喪祭，而且僅限於館員過世公祭時，集聲社社員前往致哀演奏（參見圖 1、2）。涼傘是皇帝所賜，象徵南管不同於世俗樂曲，自有一份清高。

12 由於遶境路途長，時間久，是以集聲社出陣時會挑「茶擔」同行。該茶擔為竹製，中有隔間可放置茶具，以及火缸與燃料，可於遶境歇息時升火泡茶，藉由飲茶以示文雅（參見圖 3）。茶擔於遶境時具有解渴的實際功能，但是飲茶與南管有著不解之緣，陳燕婷認為「閩南人喜歡以茶會友，與眾人一起品茗，滋味更濃。絃友喜歡以樂會友，眾人一起奏唱，韻味更足」（陳燕婷，《南音北祭——泉州絃管郎君祭的調查與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頁 339）。臺灣傳承南管，也承襲飲茶之風，以茶與南管，品味生活。



圖3 百年茶擔

說明：天然生漆，上方平臺，兩側各有拉門。

圖片來源：張書銘攝影。

之所以推定集聲社於日治中晚期成立，依據有三，其一，據幾位耆老回憶祖輩參與南管活動，依年紀推估，約在大正9年（1920）前後，是集聲社館員活動的第一代時期。其二，大正年間，是日治中期，臺灣社會相對穩定，距大正4年（1915）噍吧哖武裝抗日已有數年，日本政府對臺灣的統治也相對開放，臺灣逐漸形成文化主體意識，是為臺灣文化的「狂飆年代」。¹³其三，依據「《臺日新》與《漢日新》整合平臺」檢索「遶境」關鍵字，《臺灣日日新報》在大正年間的報導有61則，相較於明治年間的13則，多出不少，大正年間的民間遶境活動蓬勃發展。故綜合上述三點論據，推估新興庄集聲社約成立於大正9年。該年為日本統治臺灣第二十五年，社會經濟相對穩定，民間宗教的祭祀、遶境、廟會等活動盛行，而南管也以陣頭形式在祀神儀式中出現，各地廟宇多有南

13 在1920年代，臺灣人在政治、社會與文化各領域積極從事各種革新運動，在與日本人的競爭氛圍下，使臺灣文化發生重大變化，陳君愷比擬德國的「狂飆年代」（Sturm und Drang），認為「台灣在更為短暫的時間裡，快速的由『啟蒙』而『狂飆』至『浪漫』，從而建立了屬於自己的文化，形成為自身的民族精神」（張君愷，〈《狂飆的年代——1920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臺北：日創社，2006〕，頁8）。德國在1760年代晚期到1780年代出現文學和音樂的變革，從古典主義轉而為浪漫主義，正視情感的衝突和突破。臺灣在20年代開展的文化活動，與德國文化變革的背景並不同，但是在形式上都是藉由文學藝術的突破，擴大至社會層面。至於20年代正逢一次大戰結束，美國的經濟快速發展，帶動社會文化的蓬勃發展，稱之為「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這股浪潮襲捲至歐陸。臺灣的社會環境雖與之不同，但是都在20年代出現引領文化風潮的人物與運動。林柏維認為1920年代是文化協會的年代，也是臺灣菁英狂飆的年代，是臺灣文化展的重要里程碑（林柏維，〈《狂飆的年代——近代台灣社會菁英群像》〔臺北：秀威資訊，2007〕）。

管社團。¹⁴內門紫竹寺觀音佛祖於日治時期已有遶境儀式，遶境時必須有文武陣頭護駕，故而新興庄集聲社相應成立。¹⁵

參、新興庄集聲社發展過程

由於內門紫竹寺位於觀亭，南管陣頭在成立初期由內埔庄與觀亭庄的居民組成，除了南管陣頭，還有太平歌陣。當時開館練習均在觀亭庄，內埔村民於白天工作後，夜晚步行過去。由於觀亭庄人學太平歌的比較多，內埔庄則較多人學南管，大約在集聲社成立十餘年後，於昭和 7 年（1932）左右議定兩庄各自支持所屬陣頭，觀亭庄為太平歌陣，內埔庄為南管集聲社，¹⁶方便兩地居民就近練習，同時也能使資金的管理更為明確。於是集聲社便正式由內埔庄的內豐村與內門村共同支持，多年後新建的南海紫竹寺落成於內豐里，集聲社便順理成章地從內門紫竹寺遷至南海紫竹寺。當年集聲社成立時，不可能知道日後會新建南海紫竹寺，內門地區出現兩間紫竹寺，更不可能知道因分香建寺而

14 日治時期的南管社團，大多設於地方宮廟，根據當時的調查，這些館閣「由業餘人士組成，以『子弟』稱之，參與廟宇祭祀儀式的演出」（濱田秀三郎編，《臺灣演劇の現狀》〔東京：丹青書房，1943〕，頁 46）。此研究出版於日治末期，然其所描述的南管社團與地方宮廟的密切關係，應於日治初期，已可見得，臺灣各地區皆如此。查考日治時期報紙，如新竹迎城隍的祭典，「是夜有御前清客，在該廟內奏南管音樂，以作餘興云」（〈新竹通信／迎城隍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078 號〔1908 年 8 月 14 日〕，第 4 版）。又如臺北大龍峒城隍遶境，「惟南管十音及梨園子弟，皆視昨而年倍焉」（〈城隍繞境雜觀／路關／臺閣／雜劇／官將／乘車／購貨／博物〉，《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969 號〔1911 年 6 月 11 日〕，第 3 版）。新竹、臺北地區於城隍遶境慶典中，南管音樂有演出。然而演出的形式與目的，或有不同，前引新竹地區的城隍遶境慶典，南管是慶典末後的「餘興」節目，但是大多數的地區皆是以陣頭形式參與祭典。可以視為南管是祭典中的儀式音樂，但是在結束後又可單獨演出。除了傳統文化的神明遶境，日治中後期的神社祭典亦有各種陣頭參與，如高雄金比羅神社舉行祭典，有日式神輿，還有「臺人之獅子陣、大鼓弄、宋江陣、牛犁陣、南管、北管歌曲等等」（見〈高雄神社祭況〉，《臺南新報》〔1925 年 11 月 12 日〕，第 5 版）。此類日本神社的祭典，結合臺灣民間藝陣，是日本政府的文化輸入所致。臺灣民間的武裝抗日於 1915 年的西來庵事件告一段落，社會趨於穩定，雖然日本政府持續調查管理民間寺廟，並且輸入日本神道教，但是在皇民化運動前，民間宗教活動尚稱興盛。另據石光生的調查，內門地區許多藝陣的成立之因，始於日治早期觀音佛祖的遶境活動，當時的鄉紳認為神明遶境要有藝陣才熱鬧，因此各地頭紛紛成立文武藝陣（石光生主持，劉處英協同主持，《高雄縣傳統表演藝術資源普查計畫案》〔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

15 內門觀音佛祖遶境，隨行有許多文武陣頭，其中以宋江陣最為著名，宋江陣源於清朝，因內門位於山區，先民自組武術團體抵禦外侮，其後配合內門紫竹寺觀音佛祖遶境，護駕開路。由於觀音佛祖出巡須有宋江陣、獅陣、龍陣與文陣隨行，全區香境各庄都要自組陣頭，相傳有「一約組武陣，半約組文陣」的不成文規定（吳建昇、林義安，《羅漢門迎佛祖》〔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5〕）。至於各庄要組何種陣頭，由神明決定，也就是各庄商議之後，仍得請示神明，經擲筊後才能確定。

16 「太平歌陣」於「曲」之前有「歌頭」，「歌頭」多為臺灣歌仔曲調，而「曲」則大多引用南管散曲，是一種只歌不舞的文陣。黃玲玉指出「太平歌陣是一種以歌樂為主的陣頭，若以演出性質分類屬文陣陣頭，若以演出內容分類屬音樂陣頭，若以表演形式分類屬只歌不舞陣頭，若以性質分類亦屬音樂性陣頭」（黃玲玉，〈臺灣廟會活動中南管系統文陣器樂曲曲目探討〉，《南藝學報》，24〔2022〕，頁 16）。雖然太平歌陣只歌不舞，但黃玲玉指出內門紫竹寺的和樂軒天子門生陣，在遶境演出時會加入算命者、大肚婆、婆婆三個角色彩妝演出，屬於特殊的加演。

產生爭執，造成觀亭與內埔兩地隱隱有對立之勢。雖是後話，但是回顧歷史，似乎從集聲社與太平歌陣分屬兩地之時，便已種下日後分離的種子。

集聲社既然由內埔庄的內豐村與內門村負責，遶境活動的練習就改在內埔，遶境時再過去觀亭。至於練習地點在民宅，大多是館東的住家，有時商借館員住處，遴聘館先生教授。內埔承接南管陣頭之後，因應紫竹寺觀音佛祖信仰興盛，以及內門區的經濟穩定發展，除了遶境活動之外，集聲社還增加每個月初一、十五的祀神儀式，大約在昭和14年（1939）成為定期演出。相較於其他陣頭多於遶境前才集社，集聲社則增加每個月兩次的演出，雖然負擔加重，但是社員彼此間的情感也因而更為穩固。此外，南管為團體演出的形式，執拍板者演唱，與絲竹樂器合奏結合的唱奏演出，樂器各司其職，這種演出的方式講究器樂彼此間的連結，樂器配置與演唱依循陰陽之理，¹⁷演出者須有一定的默契。於是在固定演出的模式建立後，使得館員有更多相處交流的機會，對於集聲社的延續應有一定助力。由於紫竹寺位於觀亭，早期交通不便，館員需從內埔步行至觀亭，每個月固定兩次的祀神儀式，是在晚上舉行，所以要走夜路，提燈來回。不似其他地區的陣頭多在遶境前才集社練習，集聲社必須固定練習，次數頻繁，也更為辛苦。然而館員都非常虔誠，將參與祀神儀式視為使命，不以為苦，而且館員彼此多有親戚關係，能相互支持。

日治中後期，日本政府對臺灣的宗教進行管制，政治力介入，多次調查臺灣寺廟，掌握各地寺廟的分布與數量，以及各廟宇的歷史與資產等資訊，便於管理。¹⁸進而以教化名義，對各地寺廟進行整理，並試圖以神社取代之。然而過程並不順利，除了各方反彈，又因戰事加劇，相關宗教政策並未嚴格執行。然而日本政府的政策，仍影響了民間宗教而發生祭祀神明的變化，在日治後期「抑道揚佛」的政策下，佛教寺廟快速增加，超越傳統

17 南管樂器的配置，有相輔相成的關係。沈冬指出「琵琶聲斷而脆，故須賴洞簫行腔引氣」，而「三絃則輔佐琵琶」、「二絃助洞簫之勢」，南管整體之「其骨為琵琶，而肉在洞簫」（沈冬，〈南管音樂體制與歷史初探〉〔臺北：臺大出版中心，1986〕，頁133）。南管曲式，一般以琵琶彈奏骨幹音，三絃輔佐琵琶，由彈撥樂器建立樂曲的旋律基礎，而洞簫的吹奏與二絃拉奏，以綿延流暢的樂音，豐富樂曲。若從陰陽而論，彈撥與吹拉樂器彼此相輔，周倩而認為：「每一個樂器在扮演陽的同時，也可能在另一組合中擔負著陰的位置，例如與琵琶對照時，簫扮演著陰的角色，但與二絃比對時，簫卻是陽；同樣的，三絃襯托琵琶時是陰，與簫與二絃對照時卻是陽。」（周倩而，〈從士紳到國家的音樂：台灣南管的傳統與變遷〉〔臺北：南天，2006〕，頁249）。中國傳統的陰陽觀，解釋事物的關係與世界的運行，陰陽不只是相對，還有相輔與相轉的動能，南管樂器與樂曲，表現出陰陽的和諧與流動。

18 大正初期，發生幾次大規模武裝抗日事件，多與地方廟宇有關，如1912年的林杞埔事件，主事者是佛教在家居士劉乾，另於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起事地點為臺南五福王爺廟。日本政府認為必須對臺灣民間宗教進行管理，遂進行大規模的調查，並設立監管單位。相關調查過程，可參考劉枝萬，〈臺灣民間信仰之調查與研究〉，《臺灣風物》，44（1）（1994），頁15-29。

的祖籍神明。¹⁹內門紫竹寺主祀觀音佛祖，在日本政府的宗教政策下，並未受到太大影響，宗教活動持續進行，是地方信仰與活動中心。至於日治晚期因戰爭之故，以美軍為首的同盟國盟軍在昭和 19 至 20 年間（1944-1945）陸續轟炸臺灣各地，造成民眾死傷與建築毀損。²⁰雖然內門地處山區，非主要軍事目標，但是人民生活仍受到影響，而且當戰事越趨激烈，宣揚天皇精神，凝聚日本軍民士氣，同樣也是日本殖民政府對臺灣社會的管制之道，報紙刊登的民間宗教活動，亦可見其變化。²¹儘管宗教活動受到管制，但是紫竹寺作為內門地區的信仰中心，是當地民眾在面對戰爭的恐懼中，寄託希望與祈福之所。

臺灣光復後，民間宗教活動逐漸恢復，內門新興庄集聲社也重新召集社員，重拾樂器，並聘請陳榮茂為館先生，開始練習與進行祀神儀式。然而民國 56 年（1967）內門鄉公所遷建以及內門紫竹寺重建引發爭議，從而有新建南海紫竹寺之議。內門紫竹寺於民國 58 年（1969）年重建，而南海紫竹寺於民國 65 年（1976）完工落成。南海紫竹寺破土建廟時，館東為劉聯碧先生，當時已議定將集聲社遷至南海紫竹寺，而規劃建廟期間，即以東廂二樓的鐘樓旁的廂房，為集會練習的「曲館」。促成此事的因緣，在於新廟建設期間，集聲社館員卓文彬、卓文溪兄弟，發心捐獻建廟使用的磚頭，兩人合開磚窯廠，如此無私奉獻之舉，獲得廟方主任委員承諾，落成後的二樓廂房為集聲社的曲館。

19 日本政府的宗教政策對臺灣宗教信仰產生影響，民間寺廟的主祀神明有明顯的升顯變化，據余光弘調整查理文獻資料，1930 年主祀觀音菩薩的廟宇有 329 間，主祀釋迦牟尼的廟宇有 103 間，到了 1960 年，以觀音菩薩為主神的有 413 間，釋迦牟尼的有 306 間。從日據後期至戰後，祀奉釋迦牟尼的廟宇快速提升，觀音菩薩的廟宇也有增加，應是日本政府宗教政策的壓力所致。余光弘指出：「日據中期以後，由於日人對民間信仰中心的寺廟之壓力加強，為求自保，各寺廟每託庇日本之佛教宗派，或改換其主神，偽裝其為佛教寺院。在此段時期內，佛教寺廟及日人敬奉之佛教神明數量有大幅增加的趨勢。」（余光弘，〈台灣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寺廟調查資料之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3〔1983〕，頁 91。本文亦為瞿海源編纂，〈民間信仰近六十年的變化〉，收於《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宗教篇》（第二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1043-1085）。臺灣的民間信仰來自中國的移民，與閩粵地區有密切關聯，然而日本政府對宗教活動的干涉，阻斷了臺灣民間宗教與閩粵的聯繫，同時促使民間宗教增加佛教的成分。王世慶則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指出「日本據臺而鄉村漸進現代化後，由於交通的發達，社會工商業的繁榮，人口增加，流動頻繁，社會宗教活動更趨融合，宗族祖籍神明信仰不如往昔濃厚，而漸以居全同一地區之行政村里或鎮為其信仰中心」（王世慶，〈民間信仰在不同祖籍移民的鄉村之歷史〉，《臺灣文獻季刊》，23〔3〕〔1972〕，頁 32）。

20 二戰末期，從 1944 年末至 1945 年日本投降前，以美軍為首的盟軍對臺灣轟炸，不分晝夜，主要針對全臺各地的軍事與工業設施，然而亦有以民房聚落為轟炸目標（張維斌，〈空襲福爾摩沙：二戰盟軍飛機攻擊台灣紀實〉〔臺北：前衛，2015〕）。

21 日治後期，中國傳統祖籍神的祭祀活動減少，並受到限制。檢索《臺灣日日新報》的全文影像資料庫，以「遶境」為關鍵詞，最後一筆是〈宜蘭城隍祭 遶境誌盛〉（1937 年 3 月 22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13287 號，第 8 版；若以「繞境」為關鍵詞，最後一筆是〈稻江有名五廟宇 合同舉行大祭 新五月十三日繞境〉，《臺灣日日新報》，第 13295 號（1937 年 3 月 3 日），第 n4 版，這是臺北大稻埕五神聯合舉行慶典的繞境。可能是《臺灣日日新報》自 1937 年 4 月廢除漢文版，所以相關報導中止，但是民間宗教活動的確在日本對中國開戰後逐漸減少，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更是如此。例如臺北大稻埕的城隍祭被禁止，《臺灣日日新報》有一則報導，標題為「稻江城隍廟祭典廢止 全島からの参拜者に「待った」」（《臺灣日日新報》，第 15087 號〔1942 年 6 月 17 日〕，第 3 版）。這是日本政府對臺灣民間宗教活動的管制，時值太平洋戰爭擴大，臺灣捲入戰事，宗教祭祀活動大多停擺。

這個因緣至為重要，從此館員練習集社，遶境活動的準備，還有各種文物、樂器的收藏保存，便有固定場所。室內有簡易的供桌，祀奉孟府郎君，置有廚櫃，收納禮服、器具等什物，至於樂器多懸掛於壁上。此處不但是維繫集聲社的空間，也是集聲社存在的重要象徵，更是集聲社的家。

集聲社遷至南海紫竹寺之後，仍聘請陳榮茂為館先生，教授南管樂曲。²² 期間因故由其父陳清雲先生代授一段時間，之後再復由陳榮茂教授，直至民國 99 年（2010）過世，一直持續來集聲社授課。至於授課的時間為遶境活動前兩個月，此為各陣頭集社練習的時間，在這兩個月期間，敬奉館先生授課俸給。由於集聲社為廟宇館閣，演出為祀神，故練習指套以祭祀儀式為主，因此聘請館先生即以遶境為主要目的，不是常態的固定性聘任。此外，集聲社屬於廟方的陣頭之一，其經費來源與其他陣頭一樣，由居民捐獻，為內豐里與內門里的村民。民國 5、60 年代是村民自發捐獻，一戶捐款 30 至 100 元不等，遶境前才會收取。²³ 自南海紫竹寺成立龍陣之後，逐步調整為一戶 1,000 元，之後再改為每年由廟方固定撥款給集聲社。

南海紫竹寺的成立，本就與內門紫竹寺有競爭之勢，當集聲社遷至南海紫竹寺後，內門紫竹寺便以太平歌陣代替。相傳新廟取笑舊廟沒有南管，諧音為「沒人管」，而舊廟則回應新廟「無龍」，諧音「無能」。²⁴ 於是南海紫竹寺於民國 75 年（1986）宣稱經龍王指示，成立「龍陣」，並請示觀音佛祖之後，由集聲社南管所在的內豐里與內門里

22 南管樂師陳清雲先生，祖籍澎湖，臺灣光復後遷至屏東萬丹，成立「萬丹萬聲閣」，與另一位南管樂師吳彥點，在萬丹萬惠宮媽祖廟教授南管。陳榮茂（1931-2009），13 歲跟父親陳清雲學洞簫和琵琶，也隨吳彥點學二絃，16 歲協助父親教學，以傳承南管音樂為職志，在許多館閣任館先生（李明進，〈南樂大師陳榮茂〉，萬丹基督長老教會「萬丹鄉音」。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29 日。網址：<http://wantan.tacocity.com.tw/wantan/people/people.htm>）。

23 每次遶境前的捐款稱為「緣金」，若依人頭計算，稱「丁錢」，收取的金額，應隨著時代變遷而增加。據許嘉明調查，「緣金」是以家為單位的樂捐方式，信徒自行決定捐款與否，以及金額多寡；「丁錢」又名「丁口錢」，男為丁，女為口，女為男之半，廟方會仔細調查統計祭祀範圍內的家戶人口，收支帳目多半公開以昭公信（許嘉明，〈祭祀圈之於居臺漢人社會的獨特性〉，《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6〕〔1978〕，頁 61）。林美容田調記錄內門紫竹寺於「每年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熱鬧作戲，也有卜龜的活動，七月半普度。熱鬧時的開支是由屬於會腳的每一戶人家，按人頭收緣金，每人收 100 元，日據時代只收男丁」。至於南海紫竹寺的熱鬧時間相同，但是「廟本身沒有收丁錢，而隨信徒的心意寄付香油錢」（林美容，〈高雄縣民間信仰〉〔高雄：高雄縣政府，1997〕，頁 379、374）。林美容調查時間約為 1991 年左右，其並未嚴格區分「緣金」與「丁錢」。本論文調查南海紫竹寺成立後，應有一段時間靠信徒自由捐獻，屬於「緣金」，依早期帳本所見，記為「戶」，即以戶為單位。另據集聲社於 1959-1973 年的帳簿，遶境才收取「開管費」，（此為記帳者所記名目）金額多為一戶 30 元或 40 元，亦有較低或更高者，至多 100 元，應是自行決定捐款數額。收取年度為 1959、60、61、64、65、66、69、70、71 年，即每次遶境活動連續舉辦三年，休息三年後再辦理。據 1993 與 2001 年帳冊，每戶固定收取 1,000 元。

24 此說流傳於內門地區，另見諸於〈高雄縣內門南海紫竹寺慶祝九十二年觀音佛祖聖誕千秋民俗藝陣暨遶境系列活動〉活動手冊（內門南海紫竹寺提供），在介紹「新興社南管」的末段，提到「觀亭地區人士曾經笑內埔地區無能（無龍），因而有內門南海紫竹寺龍陣的產生；後來內埔地區人士則嘲笑觀亭地區沒人管（南管）」『用台語唸』。兩地區的鄉親因地方政治派系而造成的嫌隙，至今仍膾炙人口，像極『親戚不計較』。成為嚴肅課題當中的潤滑劑」。

共同負擔經費，由集聲社負責收取後撥給龍陣。²⁵ 不過增加了一個陣頭，居民奉獻的負擔加重，經多次商議，廟方遂於民國 97 年（2008）補助龍陣經費，隔年則固定每年撥款 12 萬元支應南管集聲社。村民只要支持龍陣即可，集聲社的經費則由廟方負擔。龍陣的成立，看似源於村民相互嘲笑的傳說，似乎坐實當時新舊兩廟的對立，事實上新廟的建立，的確存在競爭與負氣的背景，但是一個新陣頭的成立，卻不是任意決定的，不會單憑負氣就隨便廢立陣頭，至少得經由宗教儀式，請示神明後決定。不過從龍陣成立的過程，可以看到當年新舊兩廟的競爭，當新廟有了龍陣，帶有諧謔的笑話就逐漸失傳了。

肆、新興庄集聲社的祭儀

臺灣民間南管館閣，以一年春秋兩季舉行的郎君祭為重要活動，各館閣子弟藉由郎君祭相互交流，除了活絡同為南管愛好者的情誼，還得以在整絃演出時相互切磋技藝，以樂會友。²⁶ 集聲社為廟宇館閣，成立的目的與演出均為宗教祭祀儀式，館員練習吹奏的曲子均為儀式所需，較少參與郎君祭。早期曾參加其他館閣舉辦的郎君祭，因為陳榮茂先生在多個館閣授課，會帶領集聲社參與其他館閣舉行的郎君祭，以及絃友整絃活動。當時練習曲目，以依目前所前社團存譜，應有練習「譜」（大譜）的〈梅花操〉、〈四時景〉，以及指套，如〈心肝跋碎〉、〈趁賞花燈〉，也有練習一些指套的部分曲子，如〈為人情〉第三節【風打梨】，或是散曲〈梧桐葉落〉。當陳榮茂先生年紀漸長，社團也有青黃不接的情況，就少有與其他館閣交流，只有個別對南管有興趣的館員，如目前吹洞簫的胡仁健，年輕時就常跑各個館閣，也參加郎君祭。十

25 據 1994-2003 年的帳冊中的收據，集聲社向居民收取緣金後，再撥付龍陣，一年 15 萬元。集聲社帳冊（1959-2003）為劉惠雯、劉依婷提供。

26 臺灣南管由泉州傳入，南管子弟聚集館閣沏茶彈唱，在樂音中交流情感，從中得其雅趣。至於南管以五代孟昶為郎君爺，以祭拜祖師的儀式「郎君祭」，是南管各館閣的大事。呂鍾寬描述云：「每逢館閣的郎君祭，宛如民間的過年節一般，子弟們都非常慎重地籌備郎君祭大典，以及整絃排場活動，大約於一個月前，館閣就著手進行準備工作，並印發請帖於各地館閣，邀請絃友共襄盛舉。……目前台灣的館閣則稍改其進行程序，下午二、三點進行祭儀，之後才整絃排場」（呂鍾寬，《台灣的南管》〔臺北：樂韻出版社，1986〕，頁 91）。郎君祭有固定的儀式與樂曲，先奏〈梅花操〉，續唱〈金爐寶篆〉，再奏〈四時景〉，儀式有上香、奠酒與祝文。郎君祭之後為「整絃」，呂鍾寬認為，「整絃係南管子弟間正式且大型的演奏會，在這場合中，各人可一顯本領，或就教高明，學得更佳琴藝。因此整絃實乃郎君祭活動中最重要的部分，各館閣藉郎君祭，號召絃友聚集一堂，舉行一年兩度的音樂會，雖經歷了數百年，其儀式猶存，南管音樂也因此而能綿續不絕地流傳下來」（呂鍾寬：《台灣的南管》，前引書，頁 94）。郎君祭是南管館閣的重要大事，為南管音樂得以傳承的主要原因。

年前聘右昌光安社洪進益為館先生，教導年輕學子，近年聘請林子文老師授課，開始教導年輕一輩練習祭祀樂曲之外的曲子，也帶領集聲社參與大社青雲宮廣益南樂社舉辦的整絃大會。然而集聲社仍以祭祀演出為主，老一輩的館員參與固定演出，並不另外參與整絃大會。以下分就遶境，以及初一、十五的祀神儀式，說明儀式流程與演奏的樂曲。

一、遶境

集聲社創社的目的是觀音佛祖的遶境活動，由於南管音樂定位為高雅的文人樂，故民間普遍認為以南管音樂祀神，是對神明的尊敬，同時神明也愛聽南管音樂。值此之故，在遶境儀式開始時，集聲社是各陣頭中離神明最近，也最晚出陣，南管扮演引領者的角色。遶境時的起駕儀式，由南管演出後，神轎才開始出廟，走青刀巷。回駕時，各文武陣頭列隊排成青刀巷，集聲社是唯一不入列的陣頭，由南管帶領神轎走過青刀巷，與神轎一同入廟，引領安座。遶境起駕與安座，演奏曲目為南管「譜」〈五湖遊〉序曲【西江月引】、首節三撩拍之【金錢經】，落曲〈金爐寶篆〉，煞譜〈五湖遊〉二節【呵嗟句】，經【醉太平】、【番家語】至終章【小採茶】。〈五湖遊〉，曲韻幽雅，意蘊深邃，是集聲社於祭祀時的主要演奏樂曲。

集聲社成立初始，如同其他陣頭，在每次遶境前開始組訓，有正式的「開館」儀式，在遶境活動時，在遶境活動全部結束後，會擇黃道吉日舉行「謝館」，將樂器整理收藏。然而自從加入初一、十五的固定祀神儀式後，集聲社便處於持續活動演出的狀態，因此取消遶境前後的開館、謝館儀式，只保留遶境前兩個月集訓，聘請館先生授課，使演出具有一定品質。南管館閣參與廟會活動，基本上並不徒步參與全程遶境，大多安排布置南管車，人員坐在車上演奏。²⁷ 然而目前集聲社參與遶境活動時，雖也備有車輛隨行，但是館員仍以徒步進行全程遶境，車輛載運物品，以及讓館員臨時休息之用。沿路經過

27 黃瑤慧記錄 2022 年的南管樂團參與廟會遶境活動，歸納而得，如南聲社於參加「南廠水門宮辛丑年金籙謝恩祈安五朝建醮：恭送天師上帝佛祖回鑾」安座暨遶境大典，即是以坐車演奏方式參與遶境。雅月齋應下大道良皇宮聘請，以南管三輪車方式參與「府城四安境頂太子沙陶宮壬寅年慶成祈安五朝建醮恭送張府天師回鑾遶境大典」（黃瑤慧，〈2022 年度南管音樂活動觀察與評介〉，收於呂鈺秀主編，《2022 臺灣音樂年鑑》〔臺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23〕，頁 30）。

各個廟宇迎接觀音佛祖的「香案桌」，集聲社以吹奏答禮，演奏曲目為南管「譜」的〈五湖遊〉，從次節開始，依拜敬時間彈性結束。

二、初一、十五祀神儀式

南管各館閣於祀神儀式，發展出一套因應「三獻禮」的演出型式，即「譜（指）一曲一譜」的「祀套」，依起「指」、落「曲」與煞「譜」的次序，是為完整的祭典儀式。²⁸ 集聲社依這個型式進行，在祀神前，全體館員向觀音佛祖上香、敬茶，接著起指〈梅花操〉首節【釀雪爭春】與次節【臨風妍笑】，落曲【南海觀音讚】，演奏至結咒偈語時，兩名館員至金爐焚燒金紙，結尾煞譜〈四不應〉之七節【歸山吟】與八節【錦衣香】，²⁹ 最後行鳴炮之禮。在儀式進行中，演奏與行禮相對應，形成一套樂音與禮儀井然有序的祀儀。在祭祀觀音佛祖之後，還會繼續祭祀土地公。演奏曲目為南管「譜」〈五湖遊〉首節【金錢經】，落曲【畫堂彩】，煞譜〈五湖遊〉二節至末節。

除了遶境與初一、十五的祀典，廟一些重要的日子，如觀音佛祖聖誕祝典、觀音佛祖正位、得道，集聲社都會演出，偶而也會支援其他宮廟的祀典，如乾清宮謝府元帥聖誕祝壽，由於每個月的祀典都會演奏〈南海觀音讚〉，集聲社的館員認為這是代代流傳下來的演出形式。〈南海觀音讚〉吸收佛曲，曲辭又與佛教關係密切，除了祭祀觀音菩薩，也用於其他佛教的佛與菩薩。陳怡如指出民間在祭祀佛教神明時，皆以〈南海觀音讚〉進行三獻禮，但出現一些變化，她說：

受其佛曲性質影響，因此多數館閣於演唱時，亦模仿民間誦經團，以數位女性唱者手執下四管樂器的方式，同時進行演唱，以增其熱鬧氣氛。現所見唯

28 陳怡如指出傳統祭祀儀式的音樂為配合程序，「但是以南管進行儀式時，係以音樂為主導，需配合樂句與曲辭的流轉，依序進行三獻禮（三奠禮）程序，受到仕紳、文人參與的因素影響，因此使用的對象，具有一定規範」（陳怡如，〈南管館閣儀式性活動研究——以 2001 年至 2007 年所見館閣為範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143）。這個規範即「祀套」，第一部分的「譜」（指）為獻禮進行所用，第二部分的「曲」依不同的祭祀神明對象而調整，第三部分的「譜」則是結尾，或是獻禮，或是燒金。

29 根據林吳素霞整理南管館閣祭拜神佛的「祀套」，於祭祀菩薩時，先奏以五六四丫管《四不應》之首節至六節，接曲【南海觀音讚】，再續《四不應》之七節【歸山吟】、八節【錦衣香】（林吳素霞，〈南管音樂賞析（一）入門篇〉〔彰化：彰化縣文化局，1999〕，頁 83-84）。集聲社演奏的「祀套」，於起首的譜為郎君祭時使用的《梅花操》的首、二節，不同於目前一般祭祀菩薩使用的《四不應》，由於集聲社堅持傳統的演出形式，可能是較為早期的樣貌。

高雄縣內門鄉內埔南海紫竹寺新興庄集聲社仍秉持傳統，係以一男性樂員執拍，其餘四名男性樂生演奏上四管，進行唱奏。³⁰

陳怡如對集聲社的田調紀錄，自民國 95 至 97 年（2006-2008），這一段紀錄顯示集聲社的演出方式遵循傳統，代代相傳，至今依然如此。這個堅持，或許也可以解釋集聲社能一直持續至今的原因，雖說時代環境不斷進步變化，維持傳統卻是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方法，對於館員而言，依照祖制，規規矩矩地進行，反而不受外在環境變化的干擾，如同內門這個偏鄉小鎮，時間在這裡放緩了腳步。

伍、新興庄集聲社的現況與問題

目前集聲社仍維持每個月初一、十五的固定祭祀演出，同時也在每三年的觀音佛祖遶境活動中擔任司樂。遶境時，從上轎起駕，遶巡各地，以及回駕安座，皆為前導。每個月的演出人員有 6 至 8 位，余忠任為館東，吹奏洞簫，另有胡仁健也是洞簫，原則上每次演出只有一支，兩人相互支援；龔明彩為副館東，拉奏二絃；劉惠雯為會計，彈奏三絃；林鴻位彈奏琵琶；林建煌為主唱與拍。另外儀式進行初始與結束時，需手持涼傘，以及一對宮燈，目前由林光政、蕭清虎與劉添旺負責。另有一位黃三清為副館東的朋友，會三絃和二絃，經常來支援。除了黃三清住外地，其他館員都是內門在地人，多世居本地，對家鄉有深厚感情。至於每三年一次的遶境活動，一些年輕人會回鄉支援，畢竟這是年度盛事，因此參與遶境的館員約有十幾位，遶境時的演出，樂器配置便不限於一人一樂器，還可增加下四管。民國 112 年（2023）遶境時，林子文老師隨行，並吹奏嗶仔，增添樂曲的變化。由於遶境在戶外，南管樂器的音量並不大，嗶仔清亮的音色，以及相對寬闊的音量，反而成為「主奏樂器」。然而這樣的演出並非集聲社的常態，平時祭祀演出仍以上四管為主，因為初一、十五的祀神儀式在廟宇內舉行，音量不是問題，另外還有演出人員的考量，平時無法召集足夠的下四管，只能以上四管演出。然而不論是遶境或平時祭祀，集聲社演奏南管祀曲，其儀式性更勝於樂曲，也就是演奏的目的為祀神，

30 陳怡如，〈南管館閣儀式性活動研究——以 2001 年至 2007 年所見館閣為範例〉，頁 144。



而非娛樂，而且南管屬於祀神儀式的一部分，有南管才使祀神儀式程序完備，若缺少南管，如同冰山缺了一角，儀式便不完整。

內門為一個山地鄉鎮，地處偏僻，如同臺灣其他偏鄉，內門紫竹寺是全鄉信仰中心，觀音佛祖的遶境是重要宗教活動，幾乎全鄉都動員參與。集聲社歷經內門紫竹寺與南海紫竹寺兩個時期，不論兩廟的競爭糾葛，集聲社一直擔負著遶境儀式的引導工作，也是社團成立主要宗旨。民國 60 至 90 年（1971-2001），當時集聲社的人員堪稱穩定，由於館先生陳榮茂任教多個南管社團，所以館員會參加每年兩次的郎君祭，也參與整絃排場，與南部各個南管社團交流。目前的副館東龔明彩先生，已有四十餘年的資歷，當年便常前往各地拜館。然而民國 99 年（2010）陳榮茂先生過世，集聲社的館員也日漸凋零，當時全國人口增長逐漸趨緩，兼之經濟活動影響，造成內門人口外流，高齡化以及少子化的衝擊，使得內門人口持續減少，難有新血，南管傳承不易。面臨社員減少與年齡老化的情況，大約在民國 100 年（2011）時，劉添旺館東進行一次較大規模招募，陸續有 10 位新進館員，年紀多為 30 至 40 歲。然而有些人學習不順利，或者沒興趣，又或工作等各種原因，大部分都沒有留下來，只有劉惠雯與林鴻位兩位持續至今。因兩人的工作地點皆在內門，同時世居於此，得以長期參與演出。劉惠雯的父親是劉添旺先生，有感於父親的辛勞，以及對神明的信仰，並有傳承南管的使命感，因而積極投入，並於民國 105 年（2016）招募姪女劉依婷進入集聲社。當時劉依婷為內門國小六年級學生，與同班同學幾人一起加入學習，彼此建立深厚感情，甚至其中一位卯孟辰還因此被南管吸引，大學就讀相關音樂科系，以學習傳承南管為職志。由於所學的專業為南管，故自動發起舉辦營隊，招募內門國小學童，投入南管學習，培養下一代的接班人。³¹ 這一時期進來集聲社的學童，目前都是大學生，都在外地求學，於長假返鄉時會協助平時的祭祀演出，至於遶境活動，也多會參與。

儘管從民國 100 年（2011）至今，有過兩次較大規模的招募，但是都有留不住人的問題，也就是入團學習之後，能夠常態性留下的人數有限。究其因，可歸納為幾點，第一，因為工作或就學，無法固定且長期參與社團的祀神儀式。由於每個月必須有初一、

31 卯孟辰與劉依婷在 2023 年 2 月，舉辦南管冬令營，兩人為助教，邀請林子文老師授課，教學對象是目前內門國小高年級的學生。這個活動的主要目的，為培育未來接棒的館員，先從認識南管開始（詳情見附錄二）。然而這些國小學童面對升學，以及家庭因素，目前未能持續參加南管的練習與活動，但是招募年輕新血，仍是必須努力的目標。

十五的兩次祀神儀式，基本上限制了社員的居住、工作與活動，即目前固定參與儀式的 5 到 6 位館員，都是定居於內門，工作在這裡，或是退休後長住於此。其他到外地工作或求學者，勢必無法固定參與，只能在每三年的遶境活動時加入。早期固定演出的模式，促使館員彼此交情深厚，形成維繫社團運作的力量，但是隨著社會環境變遷，外出工作與就學，這個模式反而使得許多館員無法長期地常態性參與。第二，年輕世代對於保存與延續傳統的觀念可能有所改變。隨著網路科技興起，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型態，也影響了對於傳統的看法，內門地區雖相對偏遠，但網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年輕世代對於學習南管可能不再以延續傳統視之，而是視之為特殊才藝。此外，寺廟的主事者對於南管館員凋零老化，也思考以播放音樂的方式取而代之的對策。³² 第三，少子化與高齡化的趨勢，由於沒有新生代的加入，致使館員人數減少。同時館員年齡老化，目前固定演出的 5、6 個人，最年輕的也都 50 幾歲，若無更年輕的新血加入，勢必得面臨館員老化凋零而無以為繼的危機。

以上這些集聲社面臨的問題，大部分的廟宇館閣亦都如此，如何因應，便成為館閣是否延續的關鍵。就集聲社而言，少子化與高齡化的衝擊，相較於其他人口密集城鎮，更為嚴峻，而且在內門這個山城，還有人口外移的問題，許多人外出工作、求學或婚嫁，離開此地。集聲社長期以來的營運方式，就是以在地人為主，目前固定演出的人員，皆是在當地工作，或是服務於公家機關，或是經營店鋪，同時也定居於此。依照這個模式，少子化與高齡化的趨勢，已在館員結構中出現，注入新血是當務之急。於是在民國 100、105 以及 112 年（2011、2016、2023），都有具體地招募，就這三次進行評估，民國 100 年（2011）入社者，目前有 2 位留下，民國 105 年（2016）的學童，現在是大專生，也有 2 位經常回鄉支援，而民國 112 年（2023）培訓的學童，希望能引發他們的興趣，進而成為未來的接班人。為了誘發學童的學習興趣，除了正規的上課練習，還以食物與活動，增加學習動力。近兩次招募的對象是國小高年級學生，雖說這些孩子未來因為求學與就業，仍可能離開家鄉，但是向下扎根的做法應予以肯定，也就是或許目前沒有立即成效，至少讓年輕的一代有機會體驗南管。就像民國 105 年（2016）入社的劉依婷和

32 南海紫竹寺黃宗寶總幹事表示對集聲社，廟方全力支持，但有時也不得不思考若集聲社館員老化凋零的情況，使用音響播放音樂便是一個選項（黃宗寶口述，訪談日期為 2023 年 6 月 6 日）。廟方的考量，對集聲社也是一種危機感，必須更積極地招募新人。

郊孟宸，雖然在外地求學，但是仍積極投入，便是當時招募學童的效果。

鼓勵新血加入，不僅是集聲社，各地南管社團都積極結合推廣教育與傳習活動，擴大南管社群，³³ 然而集聲社與其他社團的不同處，在於其較明顯地保守性與封閉性。全臺各地的南管社團都希望能招募新血，也多嘗試舉辦活動或營隊，而集聲社的目的是為了培育能入社參與祀神儀式的館員，雖然不具強制性質，但傳承的使命感，以及延續祀神儀式的神聖性，相對於其他南管社團，更能集中資源用於培訓下一代。³⁴ 此外，集聲社的主要活動為祀神，歷來館員學習南管，就是參與祀神儀式，大多館員並未習練祀神以外的指套，社團主旨單純，或許不若其他南樂社團會參與拜館交流或整絃活動，但是簡明的宗旨與低調的行事風格，反而成為存續的重要原因。另外，集聲社的經費於民國 97 年（2008）後由廟方固定每年撥款，雖然金額不多，但是穩定的經濟來源，亦是集聲社能維持運作的原因之一。廟方的執事因任期而輪替，不一定是無條件支持南管，但就承傳的精神而言，仍是以延續為宗旨，固定經費的支持，已然是極大的幫助。本文所稱的保守與封閉，只是相對於其他館閣而言，不必然是負面因素，反而可能是集聲社能延續至今的關鍵。由於集聲社的在地性質，人員流動率低，館員多有親戚關係，能夠穩定地進行活動。透過家族的傳承，以及對於觀音佛祖的信仰，集聲社仍保有百年傳承的香火，綿延不絕。

陸、結語

高雄內門南海紫竹寺新興庄集聲社已有百年歷史，該社為臺灣少數成立至今已逾百年的南管社團，然而該社地處偏鄉，交通不便，調查研究不易，一直未受學界關注，相

33 據《2022 臺灣音樂年鑑》，全臺各地南管社團在推廣教育的努力，有講座、校園巡迴與展演音樂會，至於在傳習活動，除了傳統的館閣練習與拜館交流，還舉辦研習班與寒暑期營隊，這些傳習活動「大多是在館內，部分為社區大學研習課程以及宮廟支持辦理的研習班」（黃瑤慧，〈2022 年度南管音樂活動觀察與評介〉，頁 33）。許多研習課程與國小、中學的社團活動，以及推廣課程結合，為了讓下一代有更多機會接觸南管藝術。

34 目前集聲社中的館員，幾乎在訪談時都表達對於祀神的榮譽感，其中有信仰、感應與情感因素，如副館東龔明彩認為觀音佛祖是其救命恩人，館東余忠任以侍奉觀音佛祖為其使命。觀音佛祖是內門地區的重要信仰，紫竹寺承載了許多顯靈傳說，這些傳說深化了對觀音的信仰，並深入在地人的生活與人生之中。劉雪瓊搜集分析內門此紫竹寺的傳說，認為內門的「居民透過觀音佛祖各種靈力傳說，維持與傳遞他們對過去經驗的共同印象，以此共同的歷史產生對在地族群的凝聚力，也就是居民對內門的認同」（劉雪瓊，〈高雄內門紫竹寺傳說對聚落認同之研究〉，《高雄文獻》，1（3、4）〔2011〕，頁 68）。集聲社館員對觀音佛祖的信仰，與其參與祀神儀式合而為一，是集聲社能延續至今的一個重要原因。

關研究不多。集聲社為廟宇館閣，其演出以祀神儀式為主，因為目的單純，也可能地處偏鄉，厚人情而薄書狀，歷來館東雖然認真執行團務運作，卻沒能留意保存文書資料，致使該社雖然歷史悠久，但缺乏相關紀錄，幾乎沒有文書照片，早期文物也幾無留存。隨著館員逐漸凋零，必須立即進行訪談記錄，同時整理該社現有文物。本文便是對集聲社進行訪問調查，探究該社為何能歷經時空變遷，還能持續活動，畢竟全臺灣皆面臨少子化與人口老化，內門更長期有人口外移的問題，在種種不利的情況下，集聲社的延續必有其因。

經過考察與訪談，本文推估集聲社的成立約為大正9年（1920），當時為日治中期，民間宗教興盛，與遶境祭祀密切的南管館閣也隨之興起，再輔以集聲社耆老的回憶，以及相關文物，推定創社時間。至於集聲社經歷時代變遷，依然持續活動，可歸結其因為四：第一，社團成立宗旨專一，專為觀音佛祖遶境與重要節日，以及每月初一、十五的祀神儀式演出。因為演出具有目的性，館員專精於祀套，曲目固定，容易精熟。至於其他南管指套曲子，或參加南管社團活動，就隨興為之，沒有太大壓力。第二，社團成員皆為在地人，定居於內門，有些館員有親戚關係，可以形成穩定持續的傳承。因為在地，館員多有深厚的鄉土情懷，穩定的家族傳承，安土重遷，使館員的流動率低。第三，廟方給予固定經費支持，使集聲社能維持運作，並且在廟宇中有固定廂房，形成一個具體的歸屬感。第四，館員對於參與祀神儀式，視為一種使命，感謝觀音佛祖的庇佑。堅定的信仰，是維繫集聲社的重要精神力量，故而集聲社能堅持傳統演出形式。雖然這些堅持看似保守，反而是集聲社能夠不受外在環境影響，傳承至今的重要原因。

地處偏僻，人口外流，本應是集聲社的劣勢，但是不良的地理環境，反而成為一種「優勢」。相較於其他館閣，集聲社的社員都是在地人，居住當地，因而流動率低，不論外出工作或求學者，如果有機會回鄉，又會回到社團中。集聲社不似有些南管社團積極開拓演出方式與場所，或是與其他藝術跨領域結合，也就是並不跟隨時代潮流創新，而是低調地進行日復一日的祭祀演出。當然，面對館員老化的問題，社團也積極培育下一代，引進新血，期待能交棒而延續傳統，香火不息。



參考書目／

一、史料

（一）方志

- 〔清〕王必昌總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重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清〕謝金鑾總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2），《續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張炳南、李汝和修，洪敏麟等編（1969），《臺灣堡圖集》。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溫國良編譯（1999），《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明治二十八年十月至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3），《臺灣私法物權編·卷四：物權之特別主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6），《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濱田秀三郎編（1943），《臺灣演劇の現状》。東京：丹青書房。

（二）報章雜誌

- 〈宜蘭城隍祭 遶境誌盛〉（1937 年 3 月 22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13287 號，第 8 版。
- 〈城隍繞境雜觀／路關／臺閣／雜劇／官將／乘車／購貨／博物〉（1911 年 6 月 11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969 號，第 3 版。
- 〈高雄神社祭況〉（1925 年 11 月 12 日），《臺南新報》，第 5 版。
- 〈新竹通信／迎城隍神〉（1908 年 8 月 14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078 號，第 4 版。
- 〈稻江有名五廟宇 合同舉行大祭 新五月十三日繞境〉（1937 年 3 月 3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13295 號，第 n4 版。
- 〈稻江城隍廟祭典廢止 全島からの參拜者に「待った」〉（1942 年 6 月 17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15087 號，第 3 版。

二、專書

- 吳建昇、林義安（2015），《羅漢門迎佛祖》。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 呂鍾寬（1986），《台灣的南管》。臺北：樂韻出版社。
- 李汝和主修（1971），《臺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禮俗篇》。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沈冬（1986），《南管音樂體制與歷史初探》。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 周倩而（2006），《從士紳到國家的音樂：台灣南管的傳統與變遷》。臺北：南天。
- 林吳素霞（1999），《南管音樂賞析（一）入門篇》。彰化：彰化縣文化局。
- 林柏維（2007），《狂瀾的年代——近代台灣社會菁英群像》。臺北：秀威資訊。
- 林美容（1997），《高雄縣民間信仰》。高雄：高雄縣政府。
- 高雄縣文獻委員會編（1960），《高雄縣志稿·藝文志》。高雄：高雄縣文獻委員會。
- 張君愷（2006），《狂瀾的年代——1920 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臺北：日創社。
- 張維斌（2015），《空襲福爾摩沙：二戰盟軍飛機攻擊台灣紀實》。臺北：前衛。
- 陳燕婷（2008），《南音北祭——泉州絃管郎君祭的調查與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 蕭燦輝主編（1993），《內門鄉誌》。高雄：內門鄉公所。
- 薛芳昌總編輯（2018），《內門南海紫竹寺建寺 50 周年文化誌》。高雄：內門南海紫竹寺管委會。

三、期刊、專論文章

- 王世慶（1972），〈民間信仰在不同祖籍移民的鄉村之歷史〉，《臺灣文獻季刊》，23（3），頁 1-38。
- 余光弘（1983），〈台灣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寺廟調查資料之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3，頁 67-103。

- 許嘉明（1978），〈祭祀圈之於居臺漢人社會的獨特性〉，《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6），頁 59-68。
- 黃玲玉（2022），〈臺灣廟會活動中南管系統文陣器樂曲曲目探討〉，《南藝學報》，24，頁 1-42。
- 黃瑤慧（2023），〈2022 年度南管音樂活動觀察與評介〉，收於呂鈺秀主編，《2022 臺灣音樂年鑑》，頁 26-39。臺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 劉枝萬（1994），〈臺灣民間信仰之調查與研究〉，《臺灣風物》，44（1），頁 15-29。
- 劉雪瓊（2011），〈高雄內門紫竹寺傳說對聚落認同之研究〉，《高雄文獻》，1（3、4），頁 42-71。
- 瞿海源編纂（1992），〈民間信仰近六十年的變化〉，收於《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宗教篇》（第二冊），頁 1043-1085。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四、學位論文

- 林志秋（1999），〈佛祖、太祖與耶穌：羅漢內門宗教信仰之地域性〉。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怡如（2008），〈南管館閣儀式性活動研究——以 2001 年至 2007 年所見館閣為範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 蘇靜蘭（2009），〈廟宇、外來移民與南管館閣音樂活動之關係——以高雄地區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五、計畫案

- 石光生主持，劉處英協同主持（2007），〈高雄縣傳統表演藝術資源普查計畫案〉。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六、網路資料

- 內門紫竹寺官方網站。網址：https://www.nmzizhusi.org.tw/?act=menuinfo&ml_id=20181105006。
- 文化部，〈羅漢門迎佛祖〉，國家文化資產網。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24 日。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folklore/20140926000001>。
- 李明進，〈南樂大師陳榮茂〉，萬丹基督長老教會「萬丹鄉音」。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29 日。網址：<http://wantan.tacocity.com.tw/wantan/people/people.htm>。

七、其他

- 〈高雄縣內門南海紫竹寺慶祝九十二年觀音佛祖聖誕千秋民俗藝陣暨遶境系列活動〉活動手冊。內門南海紫竹寺提供。
- 集聲社帳冊（1959-2003）。劉惠雯、劉依婷提供。
- 余忠任口述，訪談日期：2023 年 8 月 24 日。
- 黃宗寶口述，訪談日期：2023 年 6 月 6 日。



附錄一 內門新興庄集聲社大事紀

日期	事件	備註
大正 9 年 (1920)	新興庄集聲社在觀亭成立。 ¹	
大正 13 年 (1924)	製作茶擔。 ²	(正文圖 3)
昭和 7 年 (1932)	集聲社從觀亭移至內埔。余丁進為主唱。	
昭和 14 年 (1939)	增加每個月初一、十五固定祀神儀式。	
昭和 18 年 (1943)	臺灣開始遭受盟軍空襲，祀神儀式暫停。	
民國 34 年 (1945)	臺灣光復，祀神活動開始恢復。	
民國 48 年 (1959)	紫竹寺佛祖遊庄。 ³	
民國 49 年 (1960)	製作白色喪祭涼傘繡帶，書「民國庚子年荔月吉誕」、「內門鄉新興庄集聲社」字樣。 ⁴ 遶境。	為目前保存最早涼傘 (正文圖 1) 。
民國 50 年 (1961)	遶境。	
民國 56 年 (1967)	製作黃色遶境涼傘繡帶，書「民國丁未年端月」、「內門管絃國樂社」。	(正文圖 2)
民國 57 年 (1968)	3 月南海紫竹寺破土建廟。 劉聯碧為館東。	
民國 65 年 (1976)	12 月南海紫竹寺完工。 劉聯碧續任館東，陳榮茂為館先生。	東廂二樓廂房成立曲館。
民國 67 年 (1978)	陳清雲 (陳榮茂之父) 代替教授南管。	
民國 68 年 (1979)	陳榮茂回復任館先生。	
民國 69 年 (1980)	劉添旺 (劉聯碧之子) 任館東。	
民國 75 年 (1986)	劉添德 (劉添旺之弟) 任館東。 ⁵ 成立「龍陣」。	
民國 78 年 (1989)	余忠任 (余丁進之子) 任館東，陳茂田為副館東。	本次館東、副館東以擲筊選出。擲筊的方式延續至今。本次開始設立副館東。
民國 81 年 (1992)	陳榮茂仍擔任館先生。 ⁶	
民國 88 年 (1999)	劉良恩 (劉添旺之姪) 任館東，林國恩副館東。	
民國 89 年 (2000)	遶境。製作新涼傘。 ⁷	
民國 92 年 (2003)	觀音佛祖聖誕千秋民俗藝陣暨遶境系列活動。	
民國 93 年 (2004)	林國恩任館東。	
民國 95 年 (2006)	林正任館東， ⁸ 楊勝吉任副館東，會計龔明彩。	
民國 97 年 (2008)	蕭幸榮任館東。 ⁹ 3 月參加臺南南聲社郎君祭秋祭。廟方開始撥款 (3 萬元) 。	
民國 98 年 (2009)	廟方固定撥付年度經費 12 萬。 製作新涼傘。遶境。	
民國 99 年 (2010)	3 月內埔南海紫竹寺與觀亭內門紫竹寺會香 (28 日)，兩廟和解。遶境。 陳榮茂先生過世。	岡山慧明南樂社協助遶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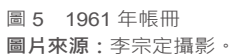
(續上表)

日期	事件	備註
民國 100 年 (2011)	3 月劉添旺任館東。遶境。	岡山慧明南樂社協助遶境。
民國 102 年 (2013)	參加梓官 (聚雲社) 郎君祭春祭。秋祭。	
民國 103 年 (2014)	3 月蕭清虎任館東。 ¹⁰ 林國英副館東。	因蕭清虎在臺北工作，一般事務由其兄蕭清良代理。
民國 104 年 (2015)	遶境。	
民國 105 年 (2016)	3 月觀音佛祖平安遶境。4 月聘洪進益先生 (右昌光安社館東) 為館先生，教授年輕學子，持續至 107 年 5 月。遶境。	
民國 106 年 (2017)	余忠任館東 (迄今)，劉惠雯任會計。遶境	
民國 107 年 (2018)	參與 6 月大社清雲宮廣益南樂社整絃大會。	
民國 109 年 (2020)	7 月舉辦南管夏令營，林子文老師授課。	
民國 110 年 (2021)	新冠疫情停辦遶境。	
民國 111 年 (2022)	參與 5 月大社清雲宮廣益南樂社整絃大會。新冠疫情停辦遶境。	
民國 112 年 (2023)	2 月舉辦南管冬令營，林子文老師授課。3 月「羅漢門迎佛祖」遶境活動。4 月舉辦南管假日班，由卯孟辰、劉依婷授課。	(見附錄二)
民國 113 年 (2024)	出版《紫竹潮音——內門南海紫竹寺新興庄集聲社歷史》(高雄：春暉)	

註解：

- 成立之時為推估，論證請參考本文正文。
- 茶擔是館員鄭福元的阿公製作，鄭福元88歲(2022)過世，生於1934年。若推估阿公生於1874年，於50歲(1924)製作茶擔，以供遶境時使用，則此件文物應製作於日治中晚期，同於集聲社成立的時間。
- 林志秋，〈佛祖、太祖與耶穌：羅漢內門宗教信仰之地域性〉(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130。
- 參照集聲社記帳本，1960年6月6日有一筆「做彩線及修理」費用為380元，應是更換繡帶。另外，帳本另記1961年1月27日有一筆「修理彩傘頭布工資」共320元，應是另一把黃色祭祀涼傘的修理費用。帳本見正文圖4。
- 據《內門鄉誌》記錄內門的民俗藝陣，其中有「內埔南管」，領隊是劉添德(蕭燦輝主編，《內門鄉誌》[高雄：內門鄉公所，1993]，頁147)。蕭燦輝於鄉誌的〈編後語〉提到「初稿終於本(78)年台灣光復節日完成」(頁212)。鄉長龔文雄亦於〈編後感言〉提到本鄉誌「已於民國七十八年底脫稿」(頁237)。故以完稿之年，推斷劉添德任館東的時間。
- 據林美容調查，記錄為「內埔有一南管子弟新興社，技藝原本是上一代傳下來的，但目前教曲先生是由屏東請來的陳榮茂(玉峰)，成員約四十人」(林美容，《高雄縣民間信仰》[高雄：高雄縣政府，1997]，頁375)。作者自述調查時間為1991年9月至1992年8月，故陳榮茂先生於1992年任館先生。
- 依該年帳冊之一張估價單，品名為「南管新彩傘」，2000年3月「汰舊購新」，價格為2萬元。帳冊記錄為4月5日付款。
- 據蘇靜蘭田野調查稱「新接任的館東為林正」，其論文出版時間為2009年1月，但是調查集聲社的時間是2004年1月，當時館東為劉良恩，因內文敘述林正為新館東，並以帳冊為佐證，定林正任館東為2006年。可見蘇靜蘭，〈廟宇、外來移民與南管館閣音樂活動之關係——以高雄地區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17。
- 「社長為蕭幸榮先生，館先生為陳榮茂先生」，可見陳怡如，〈南管館閣儀式性活動研究——以2001年至2007年所見館閣為範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10。本文調查集聲社的時間為2006-2007年，距上一任三年，故定蕭幸榮任館東為2008年。
- 據《內門南海紫竹寺建寺50周年文化誌》記載參與2016年羅漢門迎佛祖的文武陣頭，其中內門里有「新興社南管」，負責人是蕭清虎，並根據帳冊紀錄，將蕭清虎任館東定為2014年。可見薛芳昌總編輯，《內門南海紫竹寺建寺50周年文化誌》(高雄：內門南海紫竹寺管委會，2018)，頁61。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



附錄二 〈新興庄集聲社2023冬令營〉（撰文：李宗定）

元宵甫過，晚風仍有寒意，在臺灣南部山林間的內門南海紫竹寺，入夜後遊人逐漸離去，恢復鄉間的安祥寧靜。

進入大殿，參拜觀音佛祖。這裡是內門信仰中心，觀音佛祖護持著鄉親平安，在繚繞的香煙中代代相傳。縷縷白煙飄升，順著煙氣，隱約傳來絲竹樂音，彷彿穿越時空，進入莊嚴淨土。走進東廂偏殿的一個小廂房，後面藏著狹窄的樓梯，拾級而上，是鐘樓所在。樂音從邊廂房傳出，低沉的簫聲和輕柔的琵琶，幾個小朋友認真地演奏著。

很難想像，在如此鄉下的廟宇中，還有孩童願意耐著性子學習南管，跟著老師指引的節奏，清楚地吹彈一個接著一個的樂音。南管音樂可溯源於唐，甚至也有漢代相和歌的遺風，流傳於福建泉州，傳入臺灣後，逐漸成為臺灣文化的重要代表。南管曲調清雅，音樂緩慢含蓄，演奏技法、儀態多有講究，而樂譜為傳統工尺譜，對於國小學生來說，有著重重障礙。令人驚訝的是，這些孩子表現出的專注神情，散發出神奇的魔力，千百年歷史在手指與口唇間，一點一滴在這個房間中暈染擴散。

休息時間，這些孩子還是拿出手機，沉浸在遊戲和短影音中。他們都是內門國小六年級的學生，同班同學，總共7人參加，已是全班的一半。其中只有一位男生，他說學習南管很無聊，打球比較有趣。問他為什麼會來，他回答，阿嬤要他來，只能乖乖聽話。倒是其他的女生們都表示有興趣學習，至少接觸新的事物，有些趣味，雖然也都不明白為什麼要學南管。還有一位同時也參加宋江陣頭，兩邊都要練習，她倒是不覺得累。這幾個孩子都很聽話，或者說，都有著難得的順從乖巧，對他們來說，今晚的麥當勞，已是難得的豪華享受。由於今天是冬令營的最後一天，主辦人想犒賞這些認真的孩子，所以從隔鄰的旗山買來，練習前先開胃。

主辦人是兩個年輕的大孩子，一位就讀文化大學國劇系的依婷，另一位則是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系的孟宸，都是一年級的學生。當大部分的大學生都回家過年，好好地放鬆與享受春節連假，這兩個大一新生卻犧牲假期，籌劃這個南管冬令營。依婷說，當她還是國小四年級時，阿公帶她進入南管社，當時和幾位同學一起練習，孟宸也是其中一員，大約十來個小朋友，每週四天，從傍晚練到9點。都市裡的小學生，放學後大多去安親班或才藝班，內門這裡的孩子，則是來到廟裡，學習南管。這幾個孩子朝夕相處，陪養出深厚情感，不僅是同鄉、同班，還是同社團，更重要的是藉由南管的薰陶，彼此產生深層的連結，這個連結，是鄉土血緣，也是文化的傳承。文化，從來就不是紙上談兵，而是生活。

由於從小練習南管，孟宸讀大學時，更以此為專業，他希望學習專業的理論與技巧，深入這個在家鄉傳承數代的樂音。由於歷史與地理的因素，南臺灣的南管館閣多歷屬於廟宇，南管為祭祀儀式的一環，一般認為南管音樂古老高雅，能表達對神明的崇敬，所以廟方願意支援館閣經費與練習場地。南臺灣許多鄉鎮有在地信仰，廟宇是維繫地方文化也是人際關係的中心，因此許多館閣在時代變遷的浪潮下，還能延續至今。

然而，少子化、人口老化、青壯人口外移，這些人口結構的問題仍對地處偏遠的內門造成衝擊。年輕人在外地就業求學，兒童數量減少，這次冬令營已經是勉強成行，未來可能根本沒有人參加了。至於平時初一、十五的祭儀，還有春秋時郎君祭，以及建醮祀王儀式，皆仰賴留在鄉里的館員，而目前最年輕的館員已56歲。再優雅和諧的樂音，如果沒有演奏者，終將成為絕響。

南管中的洞簫音色溫婉悠揚，是上四管的定調樂器，吹奏與琵琶相同的基本旋律，並且在各音之間時有裝飾音，豐富樂曲的轉折變化。由於氣息必須順暢持久，配合韻律呼吸，非經長年練習，難以掌握氣韻，更何況冬令營只有七次上課，對於初學者而言，能吹出聲音已是難關，遑論其餘。不過本次學習的目的在於讓這些孩子接觸樂器，感受樂音之美，至少能親手握持洞簫，試著吹奏。

老師教授南管入門曲〈綿搭絮〉，從這首曲子學習南管工尺譜基本的拍點與音符，上四管其餘的二絃、三絃與琵琶，可以練習指法。南管音樂以琵琶指法定譜，琵琶是基本樂器，音色優雅，採取橫抱方式演奏，保留古制，其指法講究，按絃與彈絃各有要求，不得隨意為之。至於二絃是拉絃樂器，運弓、按指皆有定制，三絃是撥絃樂器，指法亦有嚴謹規範。遵守古制的演奏方式，是對文化的尊重，也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除了上四管，老師還以〈風打梨〉一曲，帶領學生練習下四管。南管的曲子多半柔和沉穩，加入下四管的指套組曲，

增加熱鬧的氣氛。下四管為小型打擊樂器，比起上四管較為容易，小朋友在敲敲打打中創造一些樂趣。老師說，必須加入一些變化，才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這次擔任教學的「館先生」是林子文老師，才30幾歲，投入南管音樂已近二十年，目前是大社廣益南樂社的社員，或許還年輕，能與孩子打成一片。林老師曾師事南海紫竹寺集聲社老一輩的館先生陳榮茂先生，有此因緣而應邀在這次冬令營帶領小朋友學習南管。林老師在屏東工作，閒暇練習並參與南管社團，學習演奏南管是興趣也是使命。他說，目前南臺灣的南管館閣大多面臨世代交替的問題，老一輩逐漸凋零，但是卻沒有年輕人投入，僅管政府將南管列為重要傳統表演藝術，文化單位也意圖保存南管，然而現實仍是困難重重，南管式微是現在進行式。

儘管如此，至少在今晚，在內門南海紫竹寺，南管樂音仍然悠揚響起，持續穿越時空，在臺灣的偏鄉流淌。林老師在郎君爺前上香，結束今天的課程，也為冬令營畫下句點。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